

## 汀泗桥的

## 石板街

■成丽(咸安)

明清时期,汀泗的东、西正街十余米林立的商铺也满足不了市场的商业需求,从东街旁逸斜出,又派生一条竹床宽的小街——石板街,通往河边东街的码头。

那时唯一对外的通道就是水路。

东街码头,和西街码头一样,也是当年通往长江航道的商运码头。外通岳阳、汉口,内通潘湾、官桥、咸宁。

解放前,汀泗桥的行政区划分为两个区域管辖。以汀泗桥为界,桥西头为西街,属蒲圻管(今称赤壁);桥东头为东街,为咸宁辖。两岸居民因水路的航运、商贸生意及两地的地界时常发生争执,群体械斗时有发生。一九四九年解放后,省政府将汀泗两街统一划归为咸宁管辖,并派部队强制执行此事,平息了械斗。汀泗两岸的居民从此安居乐业。

以前,桂花、花纹等地的山货要想运出去,必须从东街码头运出。小街两侧的商铺应运而生。陈树记、程瑞记等钱庄、当铺商号,在如今的老街墙头上依然清晰可见。

我在汀泗东街流连的时候,通向河边的那条小巷让我行走的脚步再次停下来。

巷子两侧是高墙老屋,青灰火砖,在离地一人高的地方,砖开始变色,由淡入深转绿,接近地面处,便绿茵茵了。

这些绿,是附在青砖上有生命的植物:浅处为绿苔;深处的墨绿色是一株连一株的凤尾草。它们与墙砖争夺了多年,是风雨的侵蚀让砖妥协,才让风吹来、或鸟雀衔来、或农人拖动竹木时无意带来的种子,在砖与砖的缝隙存活。时光剥落了砖面表层,它们于残缺坚硬的砖土和芒硝间顽强跻身。

青石路面与墙之间90度直角处,居然长着一团团青草,毛茸茸、绿嫩嫩。弯腰细看,原来是早春庄稼地里才有的、被唤着“破絮坨”的猪草。是我幼年放学后竹篮里的常见物。这种植物从来都是以片居的形式存在,生长于空旷肥沃的田野、麦地、菜园。在这少见阳光不见土壤的砖缝间隙委身,算是奇迹了。凤尾草与繁茂的贴地青草相互依存,在幽深、古朴、晦暗的小巷,一丛丛绿漫漶着,让人的视觉有了流动的柔软,骨子里却生出一种崇敬——感恩卑微的生命在如此环境中的生生不息。

阳光是吝啬的,只有在中午,才从高高的屋顶之间,施舍一会,冬日的墙皮尚未晒暖,便匆忙收回,可并不影响巷子的绿色植物自由生长。丈余宽的巷子,青石铺地,横的竖的,大块小块,全无规则。连同地面曲曲弯弯地延伸的,还有如烟似梦的过往。几个世纪的光阴,把这些石板,磨去了棱角、磨去了粗砺,留下石板光亮的底色。

巷子的安静,放大了这些光亮。

我调动光圈,俯拍、平拍、跪拍,最后,将相机紧贴地面,右眼挨着目视镜寻找最佳角度,我想借助现代的影视器材,将诗词歌赋赞过、明清马车碾过、北伐铁骑踏过的石板街的光亮,从时光深处抖落,留在我的镜头。

即便是多重曝光,我也拍不出那种历史的厚重。这些山间岩石,历经旷日持久的沉淀,才形成的沉积岩类矿石,甚至由铜、铁、锰、镍等金属氧化物渗入,质地逐渐密实,强度愈加坚硬。被人于山岩中打炮眼引燃炸开,痛别肉体,滚下山崖。经有力的手臂一次次抡起的凿、锤、锉与打磨,变成如今的模样,人抬或马拉,它们便挥泪告别兄弟伙伴,带着刚硬的坚韧,低头扑向大地,铺就一地温柔。被人、牲口、车马任意践踏。

这种屈就,成就了小巷的繁华,点缀了小巷的历史。看着青石板的时候,我联想到人类的刚与柔——物质与人类的思想共有的某种特质。比如汀泗的山民丁四,比如叶挺与他的部属。

石板街,念着这三个字时,朗朗上口却刚韧性十足。一种接地气的亲切,在胸腔停留,小街的称谓便如幼时发小的乳名,再也忘不了。

今年暑假,我闲来无事,开始整理家中的杂物,当将家中的旧衣柜、鞋柜进行清理时,突然翻出一双我曾经穿过的破旧布鞋。看着这双布鞋,不由得想起过去母亲为我们兄弟姊妹做鞋的情景。

在家里买不起胶鞋的年份,是母亲做的布鞋让我们兄弟姊妹走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,高一脚低一脚去上学。

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那时,大多数人穿的鞋子是手工做的布鞋或草鞋。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。家中四兄弟姊妹,我排行老二,四兄弟姊妹脚上穿的鞋,都是母亲白天辛劳之后,晚上熬夜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密密缝成的。母亲做的鞋样式全都一样,鞋面全是黑色布,因此,鞋子不分男女。

这样简陋的鞋子,还不能保证每人每年都有一双,弟妹都接兄长穿过的。那时,轮到我要穿的鞋子,不是露脚后跟就是露脚趾头。因此,常有人调侃我说:“看,你卖大蒜了。”他们把我的脚趾头比作大蒜。

母亲做鞋很辛苦,一两片碎布条,都如获至宝。母亲白天出集体工,到吃完晚饭,长夜漫漫,母亲将剪刀,抵子,钻子,针夹,针线,小锤,打蜡,浆把,切刀等一应做布鞋的物件准备妥当,就开始做布鞋了。

做布鞋先要拿剪好的鞋样纸做千层底,然后母亲将那些碎布条一条条一层层地用浆把粘到鞋样纸上,粘贴了无数层后,千层底就做好了。母亲用小锤锤了又锤,再放到火柜子里烘干烘透,就可以纳鞋底了。“母亲我帮你穿线!”母亲笑吟吟地看着我放下书本穿线。母亲用自己绩的麻纺的线开始一针一针地纳鞋底。有时候鞋底太厚,针穿不



周末,母亲来电话说家里有客让回家吃饭,得知母亲要请什么人吃饭时,这些人一个个出现在脑海,他们的生活场景在眼前活灵活现。他们是炸油条的光辉夫妇,做早点的卫国夫妇,跑三轮车的小路夫妇,烤烙饼的日光夫妇,做小生意的幸水夫妇……母亲说过年时他们都来给她拜年,要请他们吃个饭。其实,依母亲的个性和我对她的了解,她老人家早就带着父亲一起回拜过了,只是还欠着请他们聚一聚的一顿饭。

这些人都是母亲多年来“积攒”下的“亲房”,因为她这个“熟脚”(母亲话)的牵引,这些人都是从阳新老家不同地方来通山“讨生活”的远亲近邻,他们于广场一角,屋檐下、小巷里,或立一个小摊,或支一架炉子,或推一个小推车……搭锅起灶,拿出他们所学的手艺,于起早摸黑、披星戴月中谋生;在历经城管的追赶、管理部门的脸色、本地人的盘剥等等不同的风雨中走来,总算有了相对的稳定。在他们的稳定成长中,没有少过母亲曾经为他们奔波的身影,在他们的小生意出现阻碍时,夫妻之间争吵不和睦时,尽一点绵薄之力,如“解决”一些难题,走一些“门路”,上门劝解做思想工作,这些都是常有的事。

经过多年的努力,最开始创业的不易,一步一步好起来,经济上,他们远远超出了退休领工资的父母,但母亲一如既往地,用她的方式温暖着他们在异乡的亲情。其中,

## 一双珍贵的

## 旧布鞋

■周绪成(咸安)

过去拨不出来,母亲就用抵子使劲地抵,用针夹使劲地夹,我也在一旁帮着母亲使劲。那时候,没有电灯,家里点的煤油灯。就连煤油灯,也是我用废弃的墨水瓶做的。在如豆的煤油灯下,我朗朗读书,母亲穿针引线。

舅舅生日了,姑姑生日了,姨妈生日了……亲戚朋友有喜事了,走亲戚是不能少的。挣工分的年代,有六张嘴等着吃饭的年代,没有钱去亲戚家喝喜酒。难为情的母亲就使劲地做布鞋,那一双双精致的布鞋,全是冬天的夜晚我陪伴母亲一针一线做成的。摊开一双双漂亮的布鞋来,再剪一张小小的红纸,我雀跃地争着抢过红纸,伸出小舌头舔湿红纸,虔诚地,端端正正地将红纸粘贴在母亲用作贺喜礼物的布鞋上,然后,母亲带上我和弟妹,快乐地走亲戚去……

记得在读小学中学时,穿着露出了脚趾头的鞋去上学,夏季还好受些,到了秋冬两季就有些让人难以忍受了。秋季,阴雨绵绵,走在路上,布鞋被雨水浸湿,贴在脚上又痒又冰。冬季,穿着露脚的鞋子,上课时脚冻得钻心地痛。但一想到寒冷的冬夜,母亲辛苦地为我们兄弟姊妹们穿上舒适温暖的鞋,我满身有一股暖流,顿时不冷了。

虽然母亲已离我们远去近一周年,我总时常梦中想起油灯下母亲做鞋的情景。虽然只是一双小小的破旧布鞋,现在,却让我更深的理解了可怜天下父母亲的含义。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,我都没有忘了母亲的恩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生活水平的提高,没有人再穿母亲做的布鞋。布鞋虽然淡出了我的生活,但是不会淡出我时光岁月中永恒的记忆和感悟它的美好与幸福。

## 母亲的

## 「亲房」

■倪霞(通山)

最受惠的是父亲。父亲从卸职到退休,他随母亲一起融入这些并无血缘的“亲房”之中,享受着他们为他带来的,既不是上级又不是至亲的特殊尊重,随着母亲一起乐呵呵地帮他们,和他们打成一片。

十多年来,不打牌不跳舞,不进老年活动中心,除了电视报纸,每一天的运动就是走路。父亲每天早上吃过母亲为他做好的早点,饱饱地出门,从家里出发,迈着那潇洒帅气的步伐,上街来到广场,必须先到这几位“亲房”的摊点“检阅”一番,看看炸得黄灿灿的油条,闻一闻香气四溢的热干面,焙饼机前看翻来复去的烙饼啧啧嘴,偶尔遇到正吃早点的熟人或老同事,他会乐呵呵喜滋滋地告诉人家“亲戚、老乡”。这些“亲房”见了父亲,总是要让他吃这或吃那,父亲拍拍肚子“吃不下,太饱了”。我想,酷爱热干面的父亲,是想吃一碗热干面的,无奈每次母亲让他吃得饱。在“亲房”们的各个摊点检阅完后,他才走进超市,加入排队捡便宜货的队列里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岁月的洗礼,以及和这些“亲房”的来往,父亲年轻时候的威严,竟然悄悄消失殆尽,剩下的只有一脸的慈爱,以及与孙辈们打成一片乐呵呵的童颜。

这些“亲房”们,一如我每次回娘家时要经过的一条老街,看似古旧,却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,那里居住着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,他们干着最原始的各种手工营生,正是他们的稳定与平和,坚实着我们脚下的土地!

## 彭德怀的

## 铁骨柔情

■孙利赢(温泉)

近期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彭德怀元帅》深深打动着我。该剧以彭德怀的一生作为主线,再现中国革命重要历史,形象地记叙了彭德怀的革命生涯和他传奇的一生。

“山高路远坑深,大军纵横驰奔,谁敢横刀立马,唯我彭大将军。”长征途中毛泽东赠与彭德怀的这首诗,将彭德怀驰骋疆场、骁勇善战的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战争年代,作为一名“武将”,彭德怀倾其半生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他的历史使命。国内建设时期,作为新中国国防部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,他一面管理着国家的国防事业,又一面关注着国内的经济建设。

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,彭德怀就国内经济建设问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后人称为“万言书”的信,对“大跃进”产生的浮夸风等问题提出批评。这封在今天看来是“说真话”的直谏信,从此让彭德怀的命运急转直下,他被立为反党分子,并被免去国防部长之职。试想,彭德怀本可以安安稳稳当他的国防部长,至于经济建设上的事即便他有不同意见,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他完全可以不发声、随大流、明哲保身。就连他的妻子浦安修都说:“你当你的国防部长,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。”可彭德怀说:“我看到了就不能不管。”是他骨子里拥有的与生俱来的硬气和家国情怀,把自己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。在接下来被闲置的日子里,彭德怀并没有自己闲置自己。他就经济建设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,撰写多篇调研报告;他给中央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,坚持真理。1965年彭德怀被中央派往西南大三线时,仍顾全大局,兢兢业业工作。

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曾说过:我一生不会反党,二不会自杀。他做到了!他倔强地只认“实事求是”的“死理”,没有屈服命运,没有屈从强权,没有选择逃避,再一次把一个中国硬汉形象刻画得出神入化。

而硬汉,也有柔情时。彭德怀一生结过两次婚。他的结发妻子刘坤模在平江起义时被送回老家,彭德怀与妻子相约安定好就去接她,谁料两人从此失联。为了这个承诺,彭德怀一等就是十年。这期间,一名西方女记者曾热烈追求彭德怀,被彭德怀婉拒了,因为他心里始终铭记着与妻子的约定。而当彭德怀再次与妻子见面时,妻子已重新组建了家庭,彭德怀并未责怪。多年后,彭德怀谈起这段往事叹息道:“这不能怪我,也不能怪她。”在炮火纷飞的年代,为一句诺言坚守整整十个年头,这不是一般常人能做到的。那是何等不易、又何等难能可贵呢!彭德怀顶得住诱惑,耐得住寂寞。他不仅是一个忠于党的人,也是一个忠于爱情的人。他有钢铁般的意志,也有似水般的柔情。

庐山会议后,妻子浦安修(后来的妻子)由于无力承受政治高压,向彭德怀提出了离婚。彭德怀无奈,他亲自导演了一出“夫妻分裂”的“戏剧”。“安修,你要离婚,咱们今天就分裂,这个梨,你吃一半,我吃一半,好吗?”看得出,彭德怀当时是多么的心酸与不舍啊。

文革期间,彭德怀在批斗会上看到受牵连的浦安修被蹂躏,他发疯似地呼喊:“你们打我吧!我和她早就分手了,她是无辜的!你们放开她吧!”尽管当时浦安修在彭德怀最艰难的时候“弃彭而去”,而彭德怀心中没有半点怨恨,依旧从心底爱护她,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柔情蜜意和人格魅力呢?!

他心底有一座巍峨不倒的山,这山支撑着他党对国家人民的无限忠诚;他心底有一汪柔情清澈的水,这水滋养着他坚贞不渝的爱情观。这,就是一个开国元帅——彭德怀的铁骨柔情。